汞珠印记

◆朱晓东

矿脉的第一行诗

万山汞矿博物馆的水银醒着——
五个九的纯度，鎏在铂金坩埚里
錾穿矿硐三千年

父亲锃亮的工字锄
是铁硬的开山铠甲
凿开矿工护身的辰州符
折进砂钩罡纹的折角
挑开辰砂赤红的胎衣

铁钎拗起炮杆——
敲落父亲眉骨隆起的山梁
干壳的嘴唇裂着千年坑口的泥腥
液态汞的冷，是地球傲冽的秉性
磨出父亲头上的银丝

竹篾灯积着洪武年的桐油垢
勾连《天工开物》烧爆火窿的记录
五百双草鞋，把600年前“水银朱砂场局”的政令
踩进青冈木熏黑的火笼
也踩出硐底殷商濮人寻砂的根

铁钎錾开岩石的奋争

工字镐薅开
霉烂在耐火砖汞斑里的矿契
英法水银公司废墟的炉火
扬着殖民苦役的皮鞭印
被张家湾硐主八十杆铁铳一卷
就焚成灰

钢叉撬飞矿道上的铆钉
弯刀滑过滑石坡滴血的炼炉
一刀削下去
山差点摔倒
七百吨水银的掠夺
埋进“万人坑”洋文的蛊咒
冻在光绪一八九九，零度汞柱

红斑砂锤悬在蛤蟆窿
砸成天坑地坑喘息的疤

满山的松明子燃在佇僚的
“天锅地灶”
那火是濮人采砂时，没熄的种
连潮气涌出的伤，
都一直撑着家族的灯

粗布擦去闪银的汞贫
混着溪水滚过岩檐
月光飞溅的水银，游动成一条银蛇
钻进1938年芷江机场的马帮汞罐
古道的铎铃，
封住罐口的铅封，压住弹孔

汞在罐里晃
晃着腿上半颗弹头的膛线
晃着父亲扯着缰绳的慌
他把灼喉的硝烟，咽进回肠

扭转星河的千劲

一盏亮起黎明的矿灯，
照亮风钻机的刃口
切开矿苗的脉搏
震着砂坑心跳的声音
矽尘钻进肺腔，磨亮铁锹的包浆
锉出矿工刺梨毛刺的手指
摩挲着电耙磕缺的断口
父亲喉结响在坑道的咳，
结成废渣的碴
埋进寒武纪没喊出的痛
烫起肩胛上的火疖子
烙卷苏联专家图纸的残页
这苦，是万千矿工的骨血担当

沸腾的群山回响

“洋拐杖丢了
我们用土拐杖
也要把万山这片天撑起来！”
党委书记王恩涛捏着皱巴的账本
拳起“向千吨矿山进军”的誓言
每一克嵌进矿工脊背的水银
都扛着国家还债的分量

白昼追着黑夜，矿工赶着太阳
小张从劳模杨再发手里点燃“五眼掏心”的炮位
王嬢给刘毛递上驱寒的姜糖水

“矿里的娃
都好好的，加油干！”
技术员把工作簿画成了一面红旗
一年十九万义务工时
在稻草纸出勤表的蓝墨水格子里
镌出岁月的脊梁

木槽淘洗的矿砂，从英模杨菊花指间拣出北斗七星
坠进马釜炉旋转的火轮
冶成漫天流萤
5000吨“爱国汞”压弯西伯利亚铁轨的雪
每一滴
都挺直“勒紧裤腰带”的腰杆

成品库的三联单
衬着“大团结”的年终奖
家家炖着蹄髈的卤香
守着祖辈盼的人

奶奶把井下捡的银珠
闩进红线
拴成我衣上中国结的平安扣
爷爷踮脚拉下堂屋的门帘
怕喊山的风
撞撒灯晕中的供果和老酒
更怕雪凝，凌断父亲回家的路

妈妈的手心攥紧他命里的朱砂粒
扯过头上的青丝
顶针顶进红菱的针孔
缝出侗家银丝滚珠的井字纹
缝进父亲补疤的坎肩

歪歪扭扭的针脚，拐进井巷
闷住炸药味的炮眼
焐着父亲单瘦的臂膀

矿上娃娃们，裤角挂着鬼针草的倒刺
提着罐头瓶里的油毛毡火
跳动在倒塌垭口
捡着父亲矿篓里打落的霞光

光循着老砂坑的石缝爬
掠过荒原的榛子林
舔亮白云石翻出的朱红
回转成沸腾的瓷黄苍穹

星星搅碎球磨机轰天的号子
矿斗漏出钢铁牙缝
筛下一山红月亮
洒在800度蒸馏炉电子管壁
铺成夜空的蓝屏

火凤凰啄落的朱砂金羽
逸入冷凝罐滴作云石银露
绕进螺旋法兰，拧开蛮荒的峪口
吐出白龙银珠

三万吨汞的国家功勋
凿进每一块矿石的壁窿

古矿的银色印记

碎砂挤开漆皮剥壳的樟木箱
父亲摸出那本用红笔记的工作日志
——1979“工业学大庆”先进工作者
烫金的荣誉
恍惚又回到当年放炮的采场

父亲眼角噙着泪花
映在搪瓷缸里打转
盖子上还缠着当年朱砂染红的麻绳

疗养院的红烧肉，筷子一扎——
肥油都能润透半碗甑子饭
巴着土钵子记了五十年
他说比那搪瓷缸上的红字还暖
现在硐封了
家还在——外面的世界虽好
却总念着矿崽崽们，在外地打工吃得好吗

朱砂产业园的“仙女石”徽标
叠着父亲的脚板印
垒成970公里的地下长城
落在太阳的眉间，绵延出纱剪的青绿

岩鹰窝废弃的塌坡上
伸出一排嘿实推着矿车的手臂
磨破掌心里的川字纹，碾过狗拿岩矿场栈道的风景

贵妃红的岩壁淌过指尖
拓进矿二代闪着砂晶的键盘
正叩出鼍锣甲骨的字节
温着父亲汗冶的银珠

我敲“万山汞矿”这四个字
总觉得指尖
挨到了他肩头的坎肩

掌子面上錾子迸出的火星
像从唐宋典籍里来
红过光明砂的微光
穿过藤帽绷断的牛筋
连着青筋，串起汞罐滴落的汞环
勒进矿柱血痣的额头

每块矿石的血痣
都是采矿人磕破的膝盖里
开出的朱砂梅——

那是《贵州通志》眉批间
藏着的血红岩芯
在“苏联专家楼”的广场上
立成了——
国家矿山公园19.8米高的“辰砂王”人字丰碑

父亲颤抖的嘴唇
给我说着——

“这石头，比我命硬”
父亲用手抠着碑上朱砂漆的铭文
鼻子就酸了

一片丹心照万山

五月的映山红
开满在钉着文物牌的旧厂房
青瓦间忍冬藤金银的花朵
沿着尾矿库陡峭的森林
漫过父亲翻毛皮鞋踩得发亮的石径
漫成朱砂古镇申遗时，孩子手里鼍锣的鼓点

博物馆的小杨在“仙人洞”景区
向游客讲着1982年《矿物》邮票上“辰砂王”的故事
——印进国家名片齿孔，生着朱砂的红色基因

老屋里，那朵别在母亲发髻的朱砂花
是父亲当年在山路上
背她过冰棱的疼
也是他揣了五十年的石头命
卡着父亲的铜烟嘴
往石板上磕了又磕
磕成父亲袖口的铁扣
扣住古矿千年的硐口

“哎，矿闭了，
可那硐里的暖——没散”
父亲没说完的半句话
落在我手里，凝作温凉的银珠

落进万山矿脉的掌心
团起
亮银的圆心

三曹记

◆梅华

曹操

你一直是孤独地站在，青史之中
心里的话
无法向人倾诉。可你的马
一直是
向着劲风吹来的方向
狂奔
纵然赤壁是你
人生的一大转弯

大丈夫的豪情，可以面对天地

是汉贼、汉相，并不重要
在苦难来临时，聚乡邻而张
替天行道的旗帜
是一颗壮心
应现的本色

负了天下，
又怎样？临江横槊的男儿
世上并不多
可惜一时英雄并起
天下群星
闪耀，我只能做其中一颗

群雄
逐鹿于原野
一旗直取中军，方是英豪本色
一时英雄，
为我旗所用
方好举起酒杯，仰天赋诗

只叹
尽毕生之心计，仍无法安定万民

曹丕

自从你篡汉后，我一直不想看
你那张脸

你挑动了
一直在人们心中的热爱情结
于是，你不再是
英雄
你一直是人们，不喜欢的
对象，尽管你是君主

你没有人们崇拜的
英明
一直在厮杀中，是你留给人的
唯一遗产
你留下的还有
秀如女子的诗篇，既然你
崇尚的是爱

为何要让厮杀，这是祸乱，不息于人间
让无数的家庭
陷于悲剧之中
在你大宴群臣的盛宴上，呈上的酒
是万民的
血泪，献上的肉
割自万民的心头
你怎么能
哈哈大笑而大快朵颐

为了一已
私欲
你不再有肩头的责任
千百年后
我们仍能听得到，缘于你唯所欲为的
悲伤哭泣

曹植

传说你一直独立于，众才华之中
继承了
家族的孤独。而你立世于
群雄并起的
时代之中，李白在百年之后
参加了
你宴请同仁的盛宴
我想你一直
举着向世人致敬的酒杯
立在淄博大地上，宛然如君主

齐鲁大地
一直强豪辈出，在动乱时代
你坐镇一方
却能举府出宴，安然地
举着
盛世才有的酒杯
这就难怪
世间的人，认为你才是
临碣而高歌不歇的英雄的谪亲传人

喜欢色艺双绝的女子
又有什么错
江山与盛世红颜，从来都是
为英雄
准备的
你于是就让这份不世之情
烙在时间中
感动天地间
至尊的情怀

风烟会淹没一切，而光明的追求
就是时间
也不会轻易抛弃

我在九龙洞外抒情（组诗）

◆左禹华

九龙洞的词牌

最初是那块刻着“九龙洞”的石
缓解了我们一路上的期待

接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照
拉近了我们与九条龙的距离

那是一块原生态的石头呀
没有加工或修饰
站久了，就有了龙的灵性

如果说我们是龙的传人
那“九龙洞”便是我们的祖先
曾居住过的山寨名

如果说九龙洞是一首词
那块刻着“九龙洞”的石头
就是一个词牌

八百米到莲花寺

并非是为了成佛
并非是为了证明心中的虔诚
从山门到莲花寺八百米的路程
不知拐了多少个弯
上了多少个石阶
又下了多少个石阶
穿过卡子门走出川硐
莲花寺还在前面
佛还在前面
八百米是一种境界
任老师说，是不是受骗了
甘迅说，一定不止八百米
王老师在半路上像悟出了什么
我不出声色琢磨着与佛的距离
八百米到莲花寺
——佛家说过了吗

有几棵树还沉睡在春风里

不知是哪只多情的鸟儿
还是哪缕奇异的风
把梦的种子交给了春天

不知等了多少的岁月
顶了多大的风雨？为着什么
真理一样坚守着脚下的土地

要多少阳光？多大的勇气
才能丈量出你的平凡与伟岸
要多深的目光？多奥妙的言语
才能穿透你内心深处的隐痛

从石缝里，吸吮着养料和水分
从石缝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渴了就喝西北风，饿了就紧挨着石头
仅凭你的信念就能立地成佛

今天，我是春风从一首诗中吹来
今天，我是跟在诗人的后面看到了你
你还沉睡在春风里，在悬崖上
你似乎没有听到春的风声

哦，这里的风声很紧
悬崖上沉睡的树，你是否听到了
痴情的鸟儿还为你痴情？你是否觉察
你身旁的小树偷走了你的阳光？你是否知道
你的枯瘦将要带来多少冰凉的目光

哦，悬崖上沉睡的树
今天，我放下一路的行囊
在莲花寺焚香烧纸，祈求佛祖
我要以佛的旨意把你叫醒
我要借春风的力量
从你干瘪的身子里
抽出几片嫩绿的叶子

我在莲花寺哎呀呀

视线没有模糊。雾里的莲花寺
还在雨的缝隙处，静默
我放下电脑、背包、雨伞
和脚下欲行的路。蹲下去：
连同手机、人民币、尘埃蹲下去
在莲花寺焚香烧纸，念念有词
然后，我站起来
连同目光、思想、灵魂站起来
前俯后仰，向佛叩首作揖
我是凡夫俗子，像一棵小草
顶着露珠，在春风里撞来撞去
我看着慈善的佛面，心里不停地
哎呀呀，哎呀呀
哎呀呀，哎呀呀？
佛在笑，我累了

站在莲花寺看雾

请给我一缕风吧——我的神
我要揭开山的面纱
带走云的倩影

我要用看过佛的眼睛
看清莲花寺的雾
是炊烟？还是舞女的裙

请给我一缕风吧——我的神
我要用仰视过佛的目光
清点一棵棵仙风道骨的树

我要使尽我吃奶的力气
抓住一片片圣洁的雾
送给我的恋人做嫁衣

请给我一缕风吧——我的神
我要把悠闲的梦做到蓝天上去
我要告诉白云，那位少女的情思

在金顶，我们可以……

从莲花寺到金顶
我们收缩着身躯，像一个刺猬
在一座山的骨髓里向上爬行

这并不是去天堂的路
向上，我们只能爬上金顶
占领一山的风景

到了金顶没有向上的路
或左或右或前或后三尺为例
不然，掉进悬崖做一回英雄

在金顶，我们可以小心翼翼地
坐在一块石头上，面朝锦江
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
如果看见了一列火车开过
可以说，那是一条蚯蚓在蠕动

在金顶，我们可以慢慢地
走到桥上去看看风景
或远或近都没关系
如果桥下的风景不能构成兴奋
我们可以装得可怜兮兮，像流浪者

在金顶，我们可以学学伟人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如果哪一个动作不能构成美
只要有空间，先别忙从相机里删掉
渺小的我们和我们的渺小都很真实